那只领头雁仍在飞

浦子

近期我的中篇报告文学《中国如意》在新媒体平台上连载后，引起了一些关注。翻翻那本原载此文的《人民文学》杂志（2003年8期），都快过去二十年了，封面已经泛黄，直叹岁月易逝。因此，我再访了如意公司和储吉旺。

记得那是2003年3月的一天，春寒料峭，当我完成采访走出如意公司大门时，抬头望见一行大雁正由南向北飞行，一旁的储吉旺说，北方现在已经是春天，整个中国都是春天了。

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个国家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我一直在寻找“春江水暖鸭先知”印证物，于是想到了当地颇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如意公司。

20年前的那次登门拜访，我记忆最深的，不是那占地9.2万平方米的新厂区——它是宁海科技工业园区首家竣工投产的企业，而是储吉旺的手：有些短，手指粗大；握着，特别柔软、温暖。

这双手是如何创造这么多财富的？采访中得知，储吉旺出生于宁海县茶院乡一个叫西林的小村子，小时候家里穷得连上学穿的鞋子都没有，甚至连父母给的草鞋也舍不得穿。寒冷的冬日，他赤着脚在路上奔跑，这样才不至于冻坏脚，到了学校才将草鞋套上。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此贫穷，固然有个体原因，可那个时代，几乎家家贫穷——如果大船是漏的，船上乘客谁能免得了湿脚？

储吉旺在我面前挥了挥手说，改革开放让大家有了翻身的机会，他要不顾一切地抓住它。

我听他讲述企业初创时，出差拉业务，住地下室、睡桥洞，忍饥挨饿，那是常事。有一次，一个业务单位的头头儿子结婚，家具未上漆，他主动给做油漆工。几个通宵在昏暗不通风的地下室里给家具打磨、上漆，酷暑闷热加上油漆味，致使他几度晕倒在地。临近婚期，要将家具搬上五楼，他硬是一个人将家具一件件往楼上搬。上上下下，不知踩了多少台阶。他说，每踩一个台阶都累，但他喜欢那种上升的感觉。

那时候，他六十刚出头，腰板笔挺，他说这是当过兵之故，在南京时还曾为许世友将军开过船。除了他柔软的手掌，最让我不能忘的是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我记得他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是中国企业家、中国商人，我要爱国，不能忘本。有一次，他出访美国看到满大街的美国国旗，一回来立即在公司悬挂起国旗。从此风雨无阻，且一个月换一次国旗。于是有外商打趣说，到中国浙江宁海不怕迷路，只要找到中国国旗就能找到如意公司。

他说，爱国不是排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敞开心扉，学习和接纳西方的先进和文明。公司至此已经请了三位外国专家来指导。第一个是德国专家，高鼻梁蓝眼睛的他，天天下车间与工人在一起，让公司上下很有触动。专家平日里与员工打成一片，在技术上却是丁是丁卯是卯，绝不含糊。德国专家还不断地告诫中国同行，一个合格的企业员工，首先是敬业，然后才谈得上别的素质提高。

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企业产品质量上了一个个台阶，1995年，他们通过ISO9000等认证，如意公司生产的手动液压搬运车，终于获得了国际通行证。

储吉旺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想着当作家，可是这个梦想至今仍在梦中。别人称他儒商，他自己觉得并不是，离儒商太远了。

其实，截至2003年，他已经出版了《我与外商打交道》《风雨四十年》《谈恋爱与谈生意》《谈文化与谈生意》等五本书，《做好事与做生意》也在写作出版中。企业经营、文学创作、热衷慈善，是储吉旺的生活的三大核心，那时候公司年产值只有4亿元，而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累计已有800余万元。

储吉旺（左三）与同事合影，并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20年之后再访如意公司，我看办公楼和厂房变化不大，花草树木变得更粗、更多、更绿，流经厂区的颜公河变得更清澈了。

2012年，储吉旺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儿子储江。如今他只是公司名誉董事长。

而在这二十年里，他那双柔软的手又抓到了什么？

储吉旺说，这二十年里，企业最大的变化是观念。他举例说：日本有一家生产筷子的企业，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日本天皇也在购买和使用他们的筷子。一家企业如何才能变大、活得长久？如意公司最初生产的是拉紧器，小产品，大也大不了，可是做成像日本那家筷子企业一样总行吧。而搬运车等产品，想的是把它做大。20年来，企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来，从原来的手动液压到后来的电动搬运车、平台车、堆高车、叉车等电动仓储物流机械，近年又在开发无人驾驶AGV等仓储物流机械产品。企业规模由之前的年产值4亿元发展到了目前的12亿元，自有资金大大增加。

储吉旺十年前说过，要让企业的工人穿西装打领带拿着电脑上班。现在，公司员工中三分之一已经实现。这些年公司逐渐采用了SAP、BOM等曼斯特数字化生产方式和设备。

这事起因于他在十年前参观德国一家同类型同规模的企业，那里的员工只有100多人，而同期如意公司的员工是1200人。

回到公司，他跟儿子商量，决定更换原有的制造设备。

2022年，光设备更新的费用就达到了五千万元。这些设备，完全可以撑起一家同规模的企业，或者提供给协作厂使用。拆除原设备的那些天，储吉旺很心疼。因为这些设备陪伴自己走过了几十年，生产了一批批走向世界的高质量产品，且一台台机器保养得十分到位，完好率百分之百。

然而，当心疼的时候，他抬起头把目光看向了远方。拆，拆吧，也不去建新的厂，因为如果这样就没有更新的必要了。旧设备如果给了协作厂，那自己进步了，人家却会因此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他低下头，用手抚摸着那些被工人保养得铮铮亮的机器，说，老伙计，再见了。这些设备最后全部卖了废铁。新设备随之马上安装完毕。

储吉旺说，之前一直强调“得人才者得企业”。二十年前，企业员工六成以上是文盲或低学历者，现在员工95%以上是大学生。现在强调“得智创者得天下”，这里的天下，当然是指企业发展的天下。公司在保留经典叉车生产优势的同时，逐步走上了“互联网＋、智慧设备、智慧工人、智慧产品、智慧工厂”的道路。为此，科技投入是前所未有的，光专职科研人员就有117名，占员工总数的10%以上。

公司在销售上也有着前瞻性。如今，不仅拥有覆盖全球的销售体系和售后服务网络，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还设有直属分公司和近200个经销服务网点，国外经销商200多家；今年以来，不仅在亚马逊、阿里巴巴开设了店铺，还设立了企业自建站，在芝加哥建起海外仓，增强了物流出货时效，呈现国际国内市场“两旺”的新局面。

说到这里，储吉旺指着桌前的五本书说，这是二十年间写的。我看了看书名，分别是散文随笔集《商旅风云》《商旅心结》《商旅拾遗》《商旅诗乡》，诗集《水带浪花衣带香》，还有一本《商旅文思》即将出版。这些年里，储吉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

我恭喜他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他谦虚地说，他写的只是经商办企业的感受和故事，用来宣传企业的。

十年间，南方文坛上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有名气的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我一提起，他就说，十年前宁波提出了城市形象主题口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他从这口号中得到启发：得将书的作用发挥出来，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推动宁波的文明进步。企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可是企业有资金优势。于是，他出资一千万元，设置一个文学奖，用以奖励发表在宁波文学杂志《文学港》上的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十年十届，一共67位作家获奖，其中有12位宁波本土作家。在第十届的时候，他又追加了一千万元。第十届储吉旺文学奖定于今年4月22日在余姚举办颁奖仪式。储吉旺的慈善事业也取得很大成绩，捐出的资金累计达到2亿元。

中午时分，储江进门。原来是来向父亲告别的，他马上出发赶往上海浦东机场，下午5点多直飞法国巴黎，将参加欧盟的一个产品展销会。父亲将儿子送到电梯口，一路上叮嘱声不断。而储吉旺，也于4月15日赶赴广交会现场，为公司的产品销售和订单站台。

离开如意公司时，储吉旺伸出手来与我握别。其手依然柔和温暖。

我分明又听到大雁的鸣叫声。那一行大雁仍在振翅翱翔，搏击苍穹，里边有年逾八旬的领头雁——储吉旺。

一山千行绿　　钱钢　摄

小白花

（外两首）

成风

光斑一样的小白花在早些天
就已经学着张开，它们
努力地用自己所能
点缀整座山坡

它们学着呼唤，学着在春光遍地
之前第一个报告消息
春寒料峭中，虽然嗓音
还没有完全成熟

它们也试着用目光，坦诚而热烈地
展示坡地上的纯美；它们
还用肢体铺成一条条小道，暗示
故去的，那些一想起就落泪的先人

清明日

阳光慢慢铺展，掠过的鸦嘎地一叫
一声远一声近。沿河的小路无人
经过

先祖们挨个儿地回到家中，奶奶看着
空无一人的桌椅开始点人——那是从前
齐了。她说着把三炷香插上，那股香氲
就和桌上的羹饭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看到奶奶也来了——
一袭黑衣，迈着小步，一脸和祥
她不吃荤菜，也不擅言谈
她经常只问我们工作辛苦不辛苦

正午过后，阳光慢慢收缩，鸦雀
如常
沿河的小路有农人出现，阳光越
发刺眼

凝视

中年人站成一排，在最后
他们都已经远走。我数着
追忆着他们的往事——
大舅二舅三舅，一群汉子瞪大了眼
志得意满地看着前面一排的孩童
那些孩童现已老态，只会在电话里
说些天气和身体。当年的老人也挤坐在
前排，还揽着最小的两个，她是外婆
目光沉凝，像是想着前生的因和
今世的果。合家福的全体，这会儿
都在凝视我——隔着时间之屏

三棵苦槠树

卢真福

就这样站着，七百多年了，在凤凰山下，在文昌阁前，在东门潭旁——三棵苦槠树，手牵着手，肩挨着肩，将自己站成了一道亮丽的景，站成了一首醉人的诗，站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早晨的阳光从逶迤的黄鹛山岗洒下，金箭似的从三棵苦槠树硕大的树冠中穿过，投射在镜面般的东门潭上，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打破宁静，一幅清新温婉的画面，徐徐铺展在早行者的眼前；晚上，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清溪之间，水也似的月光从三棵苦槠树茂密的叶缝间滑落，远处隐隐传来清溪回澜声声，一种幽静深邃的境界，让夜读者平添无限的思古幽情。

每当江南春雨绵绵不断地将它银白色的枝柯染湿，暗绿色的老叶就悄无声息地静静飘落，满树便层层叠叠地堆积起白蓬蓬的花浪，配着一树嫩绿的新叶，周边的空气里弥漫着馥郁的芳香，引来成群的蜜蜂整日价疯狂地嘤嘤嗡嗡；而当夏日炎炎，酷暑难耐之时，这三棵苦槠树啊，以其匝地的浓荫，为行者劳者送上一方阴凉，“行者休于树，劳者歌于途”的美妙景象在这三棵树下得到完美的呈现。物换星移，春华秋实。当稻香的金风送来丰收的喜悦，这树的枝头已然挂满了橡树籽一般的果实。一日秋风劲吹，果子随风坠落，村童三五成群，提篮捧罐，相邀捡拾，经暴晒、去壳、浸泡、研磨、沉淀、凝结、去苦等七八道工序，一道纯真的乡野美味就会和农家子弟的舌尖相遇；而最落寞的是寒冬季节，“南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的雪花”的习惯。于是，这三棵苦槠树，也就只得静穆路旁；但它那些条条绽出青血管似的树根，却紧紧地抓住坚实的土地，合抱大小的躯干昂然挺立，对抗着无坚不摧的严寒，虽然是最无味的季节，却更有一种令人景仰的庄严。

是的，在家乡的村东头，在古老的石拱桥边，这三棵苦槠树，是一道亮丽的景，是一首醉人的诗。

这如诗如画的美的创造者，是家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卢探花。是他，在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之时，在世人惊羡的目光中，在自己的腾飞之地，亲手栽下这三棵苦槠树。然后挥一挥衣袖，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轻车简从，向着京城出发，去接受圣上的授职，去担当历史的使命。

送行的人群中，想必有他的表弟方孝孺。此刻的他，依然沉浸在表兄名列三甲的荣光中喜不自胜，他慨然赋诗以贺：“奉天殿上榜初开，共贺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萝居士说，近来文运属天台。”当时的方孝孺，尚未得到“正学先生”的雅号，其学识造诣、思想高度大概还没能企及表兄卢原质的境界，所以，翻遍他的《逊志斋集》，也未能发现有文字记录探花郎手植苦槠树事。而卢原质自身呢，当然不会留下种树动因的只言片语。因为他是真正的儒家弟子，他秉承着至圣先师“不言”之教诲。不唯当时，终其一生，这个才高八斗，名列三甲的饱学之士，虽文章超群，为朱元璋所宠爱，也不借文章留名于后。“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圣人之语，大概一直萦回在他的耳边。于是，这三棵苦槠树，从其移位文昌阁前的那一天开始，就神秘成了一则难解之谜。

为什么春风得意之时，在自己的发祥地种下的不是傲霜斗雪的红梅，不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不是高风亮节的翠竹，而恰恰是最为平常的苦槠树？为什么不是一棵，不是一片，而是三棵？

七百多年了，且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联系探花郎的一生所为，管窥蠡测一番，或许能解这数百年来难解之谜。

且让我们先观一下卢探花之名之字吧。纵观历史，屈原曾用诗句交代过自己“名字”的来历，他是深爱自己的嘉名的，就如鸟儿爱惜自己漂亮的羽毛。我们的探花郎，想必也是如此。他名原质，字希鲁，其弟名原朴。取“质朴”二字分别为兄弟大名，显然是父亲对他们为人品质的期待，富有才情的他，既解屈子之诗，又岂能不知长辈之意？所以，他一生无论是身处乡野还是官居朝堂，都生活简朴，本性率真，绝不夸饰张扬，即使高中三甲，名满天下，衣锦还乡，行事也低调再低调。一如家乡山野道旁随处可见、平凡普通的苦槠树！

再听他的仕途宣言，观其宦海浮沉的轨迹。“宁以孤亢见黜，不忍厉民以媚人。”这是一种毅然决然的选择：不媚上不欺下，守住自己的孤高品性，卓然独立。言为心声，他说到做到。在为官的十余年里，他重教化，爱黎民，绝不趋炎附势，深得百姓爱戴。虽曾以他事获罪，逮解至京数次，但每每有地方百姓自发前往京师求情，诉说他的清廉公正，得以化险为夷，官复原职。而当时各地同罪者近千人，全都抵法。他的言行，正如苦槠树其形其态，其滋其味：树高十数米，卓然立身于众树之上，孤亢，可不是？子叶平凸，有苦涩味，虫害常不能加侵。不甜媚，可不是？树犹人，人犹树，在探花郎身上，树乎人乎？借你一双慧眼吧，让你看透！

再来探究一番“三”的奥秘。其实，名为析“三”之意，实为“三苦”之义。佛说：人生有三大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意思是：与怨憎者相遇而无法摆脱是一种痛苦，与自己所亲爱者别离不能长相厮守是一种痛苦，所求之事不能如愿、不得所欲是一种痛苦。这三苦和“生、老、病、死、五阴炽盛”之苦合在一起，便是佛教八苦。后五苦因身所致，前三苦皆由心生。身苦尚有时，心苦无尽期。在身处人生巅峰之时，探花郎竟然手植三棵苦槠树以寄寓哲思，实非常人庸人所能理解。伟大者之所以伟大，全在于他永远拥有一个清醒的灵魂。他深深地知道，虽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梦想，自己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可是，踏上仕途之后的苦难，一定是难以想象的。不要说“伴君如伴虎”的战战兢兢，就单说为百姓排忧解难吧，也应该会有无尽的辛苦等你品尝！范仲淹说：“先天下之苦而苦，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责任有担当的士大夫，一旦投身仕途，何曾会有快乐享受呢？这一点，博学如斯，方正如斯的卢探花，自然心如明镜！所以，仿佛在不经意间，他种下了三棵苦槠树，为自己，也为乡人、后人，竖起一块深刻的警示牌。七百多年以来，这三棵苦槠树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家乡的人们，静待着亲人们的幡然醒悟！

至于他自己，在问心无愧地做完任上的所有工作之后，在朱棣灭十族的熊熊大火中，面不改色，坦然静坐月余，等待篡位者血淋淋的屠刀举起。这是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伟大啊！出于一时义愤，引刀成一快，固然让人钦佩；而明知死期已至，从容选择赴死，非大勇者不能为，更加让人景仰！从这个意义上看，较诸更为有名的正学先生，卢探花似乎更见沉勇些！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要说苦，佛家三苦一一而至。此时的卢探花，应该记起家乡的那三棵参天的苦槠树吧？离苦得乐，解脱自己，为道义而死，夫复何苦?！此时的他，早已化身为家乡的那棵苦槠树，在树的精灵里奔突着不屈的精神！

而今，许多乡贤、学者纷至沓来，在探花楼前，在苦槠树下，在春天的微风里，在秋天的细雨中，在你庄严的铜像前，在你深沉的睿智的双眸注视下，面对浩渺的宇宙，面对无限的未来，发出灵魂的拷问：人生苦诸乎？答曰：苦诸，苦诸！人生乐诸乎？答曰：乐诸，乐诸！若为他人幸福快乐而苦，何苦之有？这就是三棵苦槠树的谜底。

三棵苦槠树，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站着，站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站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